

老毛的日記

梁所得所作



趙家璧主幹

一角叢書第九種

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印行

老毛的日記

梁所得所編



趙家玉王幹

一角叢書第九十種

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出版

一九三一，十二，三十 付排
一九三二，一，八 初版
一九三三，五，一 再版

1—————4000
4001—————6000

所 版
有 權

一 實
角 價

篇

在得所把這篇原稿交給我的時光，附了一封短信，信中的一段是這麼說：

「發刊時，順便給我聲明一下！這日記是老毛的，不是我的。因為我姓梁，又不是江蘇人；而且，據日記所載，老毛留過鬍子，我却從來未留過。」

「我想寫一個普通大學生的心理，可不知道我的揣測對不對。現代教育所造就青年的人生意識，到什麼程度，我不知道。但我相信，任何大學裏都有老毛其人，而且不止一個。」

前

這一段說明，恐怕讀者也很喜歡知道，刊在篇前，當做介紹。

第十三種

秋

最近貢獻

(一) 志摩遺像

(二) 志摩遺墨

(三) 寫給飛去了的志摩 趙家璧

(四) 秋 徐志摩

(五) 翡冷翠日記四頁 徐志摩

一月一日

今年立志寫日記。

昨天晚上吃得太飽，睡不着，趁勢把人生問題想了幾個鐘頭，覺得我們青年人的確要有志願。趁着今天一年之始，我立了四大志願。

第一，開頭說過，立志寫日記。每天必要寫，不能間斷——可是，遇有不高興的時候是例外。

其次立志戒煙，雖則香煙這種東西，不見得有什麼大害，當然也不能說完全無害。大學生吸煙的自由原是有的，可是前幾天傳來一個消息，月清對人批評我：「身為體育家而吸煙，成什麼樣子！」她的話是對的，今天以後決

不再吸——不過，有時高興起來，總可以算是例外罷。

講到願望，多得很。只是目前有兩件較爲切近。

第一，盼望老人家的錢，可以卽問卽寄。就算父親固意遲寄，我大可以向母親討，不過這樣轉灣而來的錢，用得不大爽快罷。

第二個希望，今年夏天畢業考試，福至心靈，文憑到手，對得住老人家。可是，如果在這半年內，月清對我依然沒有明白的表示，我就寧願不能畢業，再在學校等些日子，（但我相信不會這樣的。）

今天起，本着四大志願做人。早上醒來第一件事便是寫日記，可見青年人做事有決心。

同房的老區說現在已過十點半鐘，催我起來到外邊吃點心，再找地方逛去。對的，今天是玩的日子。日記就寫到這裏罷。

二日

自從寒假由學校搬出來，在這小旅舍住，不覺兩星期了。日子過得真快，一個月的假期，黃瓜打狗，去掉半截了。

「黃瓜打狗」原是廣東成語，我們江蘇是沒有的。這句話，跟老區學來。老區這個小廣東真有趣，一輩子快活。我從未見過他發愁，也不見他生氣。悶的時候見了他也得開心，雖然有時頗覺討厭，比如靜着讀書或要睡的時候

，他無端撐大喉嚨唱幾句什麼“*I need you, my own!*”等到我喝住他，他大笑一回便不唱下去。真是無奈他何。

畢竟老區是一個好相處的人，所以我喜歡和他做朋友。至於大家都愛又麻雀，那是小事，不能算作交友的理由。

王兄弟，剛夠四隻腳。

寒假又了不少麻雀。我，老區，和旅舍隣房的湖北老連着幾天，我有勝無敗。今天更大殺三方，自己也有點莫明其妙。大概因爲今早出街時遇見棺材，得了好兆頭吧。其實，勝負之理，雖曰天命，豈非人事哉！

麻雀人事方面，我多少總有點把握。取勝的方法恐怕

夠編一部「麻雀大綱」。就舉小小的祕訣：但凡三和七的牌，扣留爲佳。因爲三和七管轄上下，關連多而用處大。扣留起來，自己有用，別人等用而不得。這樣，濟己制彼，百戰百勝。所以賭博贏輸，雖然運氣有關，到底要講本領，上海話所謂「退板弗起」的。

麻雀雖是遊戲小道，裏面有數學，有哲學，有心理學，有軍事學；並且包含藝術欣賞和道德修養。可見中國文化在世界上實在不退板。而麻雀的發明者，如果他到美國游歷去，包管有兩三間大學爭着贈博士銜頭。

三日

今天回學校走一趟，在門房裏收到月清寄來的賀年咭

片，和一封父親的來信。

月清的相片很美麗，像她一般美麗。信箱裏還有十多張，是給別個男同學的。她這朵交際花不知交際到幾時？父親來信說下學期費用日內匯來。信裏照例有一番教訓：一爲父一生以勤儉爲宗，望吾兒勿事浪費；惟交處往來，應用則用，勿作寒酸氣。——這麼明達開通的父親，在世上實在找不着幾個。

有時在館子請朋友吃飯，十多塊錢下樓，想起家裏父親慳儉，心裏有點不好過。其實，父親要我入政治學系，望我將來在政界爭爭光，我也無所可否。既然預備做官，

，而且是初級的，起碼的罷。

我有時頗覺灰心，恐怕自己不會做官，因為除上館子又麻雀之外，對於再進一級的吃花酒，逛窯子，至今未有胆量去嘗試。

四日

朝上醒來，窗外望，屋瓦全白了。無聲無息的大雪，一夜間下得這麼厚。

我們到北四川路一家廣東酒樓，喝了幾杯酒，算作賞雪。當然我請客，這幾天贏了幾個錢。

廣東菜是不錯，那信豐鷄好極了。據老區說，信豐原是一間酒坊的名，那酒坊用糟飯餵鷄，又困在坊內不讓牠

們飛跳，養得肉嫩骨軟，因此馳名了。至於那沾鷄肉的醬油，據老區說，是什麼狄海名產。

湖北老王不吃醬油。他說，從前參觀過醬園，看見一缸缸的醬料，簡直糞缸一般，裏面有蛆虫在蠕動。而且，他親眼看見，醬裏竟有一隻死老鼠。從那時起，他就不吃醬油了。

我正在吃得滋味，給老王一講，幾乎不能下咽。我責備他，不應該在吃飯的時候說那叫人作嘔的話。其實中國許多食物，出處都是骯髒的，如果樣樣跟洋鬼子講衛生，中國人早就死光了。

大可以吃個滋味：要是進去參觀，那麼，發見蛆虫，死老鼠，是意中事。我們既見那政府醬園股東，如果以爲的確有礙衛生，大家去把那些舊醬倒掉，重新造過，那倒是個辦法。如果我們沒有這個勇氣，就索性不要出聲。眼不見爲乾淨，你不吃有別人吃。

現在那些新聞記者，所謂輿論界，專以搬是搬非，譏諷誚罵爲能事，使人民彷彿吃飯時候聽講死老鼠，一邊吃一邊作嘔，何苦呢！

打開天窗說亮話，我不做官則已，做官而不扒錢是假事。將來我做官的時候，若果記者先生看不過眼，放下筆來，拿起手槍把我打死，那我倒舒服；如果沒有這胆量，

只會講是講非，今天一篇時評，明天一段社論，惹得我發火，莫怪老子無情！（這話說來原挨罵的，好在日記並不是寫給別人看。）

六日

昨天沒有寫日記，這都是麻雀所累。

連着幾天困在四方城，頭腦都昏了。而且每場我都輸。錢雖然輸不了幾何，總是太掃興了罷。

平心而論，麻雀這東西，費時失事，勞神傷財，這種有害的遊戲，我們青年人應該戒絕。

老區也贊成戒麻雀——雖然他的理由是晚上想去跳舞——而我却為戒麻雀而主張戒麻雀，宗旨比較純正。無論

宗旨如何，我們已經通過禁賭。他們舉我做拒賭會會長，我當然義不容辭。當下就以會長資格通告，今天晚上再又一次最後的麻雀，藉以慶祝拒賭會成立，同時算作寒假聚賭會閉幕典禮。

（上午十一時，倚枕）

最後的麻雀剛又完了。輸！又是輸得一塌糊塗。其實我的牌章並不低，無奈手氣不好。末了一盤幾乎做成清一色，二五八索聽牌和不出。反給老王單釣紅中和出小三元。唉，乃天亡我，非戰之罪。

（夜半，不知幾點鐘）

七日

溶雪，天氣冷得很。懶得出去，整天在房間裏睡覺。

八日

同鄉何錫強投考附中，叫我伴他到學校裏去。新來都市的帶着幾分鄉間氣味，見教務主任時彷彿囚犯見獄官，那是難怪的。

前年在鄉間見錫強，還是小孩子，現在竟長得和我一般高大了。

考試的幾個鐘頭，我在校裏等着；和留校的同學們玩一回雪，又打了幾分鐘籃球。十多天沒有打球，打起來有點累。往時運動之後，抽一兩枝香煙，立刻精神百倍。可是現在厲行戒煙，堅決不吸——同時因爲身上沒有帶香煙

今天不賭博，不吸煙，又盡了幫助別人的義務，德智體羣，爲善最樂。我想，要死趁今晚死，如果今晚死去，上天堂是一定的。

九日

老王請到浴塘洗澡。浴塘我是到過的，老區沒有到過，他要去觀觀光。

我始終喜歡學校裏的淋浴，不過冷天空閒着，浴塘倒可以過日辰。我早知道那地方不合老區的脾氣，果然，出來的時候，他大罵那是亡國奴的休息室。

老王兄弟倆對於洗澡最感興趣，躺在那磁盆裏，懶洋

洋地閉着眼睛，活像一匹肥豬。那擦背的堂倌就像屠戶，握着一束老水瓜乾絲，把他身體各部分盡力推刷。推擦背脊的時候，發出一陣陣刮豬毛似的聲音。擦洗之後，回到椅子上，重新閉着眼睛懶洋洋地躺着。另一個堂官來，替他修趾甲。拿一盞案頭電燈放在他足前，運用幾支鋒利的雕刀，像刻圖章一般工作着。而那赤條條躺着的老王，早已呼呼的抽起鼻鼾睡着了。

我沒有擦背；浴罷喝了兩杯茶，躺在椅上看小報。老區呢，他早已把內衣穿好，很不耐煩地等着。我只好陪他先走。我們走的時候，老王兄弟正睡得有滋味。

在電車上，老區大罵說，浴塘開多一間，中國就亡早

一天，看浴塘裏那些一點火氣也沒有的大國民，不做亡國奴才怪。他又說曾到過上海的日本浴塘，比較一下，就看出國家強弱的現象了。日本浴塘只有一池熱湯，洗澡的蹲下去，湯得週身皮膚發紅，不能久留。從熱湯出來，用冷水淋洗，精神煥發，誰也不要睡覺。裏面沒有人替你修趾甲，也沒有椅子給人躺睡。各人洗完自己穿好衣服便出去。省錢省時間還是小事，習慣精神才值得注意。日本浴塘叫人恣浴之後，身力興奮，想做事，想打架；中國浴塘自始至終叫人睡覺。就這一點，便看出民族強弱的由來了。

老區這個人，胡鬧雖是胡鬧，有時講幾句話倒有點道理。

晚上，老區叫我陪他到舞場去。我是不會跳的，倒喜歡趁熱鬧。

原本，月清很愛跳舞。我和他來往，也應該學學。可是每次到舞場，旁觀那些一男一女樓着攪圈子，覺得情形未免太滑稽，所以到現在未有學過。其實，跳舞和請舞女開香檳酒，是西式的進窩子叫局罷了。洋鬼子花樣多，就是舞場中奏唱的什麼愛情曲，也就日新月異，不像我們酒館唱局，唱來唱去不外幾支濫調。我想，如果要聽錢的話，大可以招一班時髦少女，練習西洋流行曲，另招一班會彈凡啞鈴的男子，創辦一種西式唱局。這種新生意在上海

在舞場時我把這意思對老區談及。不料他藉此敲我的竹槓。他說要把我這番話轉告月清。這是決不可以的，萬一月清聽了，必定說我頭腦腐敗，侮辱女性。尤其因我輕視跳舞，和他的嗜好衝突。假如我將來真的做了她的丈夫，到其時自然禁止她跳舞；但在未有頭緒之前，我勢不能表示反對跳舞的。我叫老區千萬不要開玩笑。他便提出條件，要我開一瓶香檳。那倒易辦，反正父親的錢今早已經匯到。

老區請了一個舞女到我們桌邊坐，開了一瓶香檳酒。那舞女，大概是葡萄牙種，黑的頭髮，藍的眼睛，肉色有點像中國人，而身材完全是西洋體格。喝了一點酒，雙頰

微紅，嘴唇濕潤，看來倒是很要命的。

老區和她彷彿很相熟，用英語對她介紹我說：『這位黃先生（當然是假姓）很鍾意你，特地請你來坐坐。』

『謝謝你。』她舉起杯子邀我飲。

造謠的老區，又添一句說：『黃先生未有老婆，問你肯嫁他嗎？』

這種笑話我聽來也有點難為情；她却毫不介意，把酒杯慢慢放下桌面，很從容地回答：『我那裏有這福氣。』

這種老練精乖的女子，實在叫人不敢惹。說我鍾意她我倒承認；說我想娶這樣的老婆，那就未免冤枉了。看她的神氣，聽她的說話，圓轉油滑，虛渺之至。

然而油滑中帶有老實，叫你無從捉摸。卽如，當老區握着她那指甲晶瑩的纖手，望着她的臉說：

“Lily, you are beautiful!”

她掉側了臉，點點頭說：

“Yes, every body said so.”

十日

和老區去訪少漢家，坐了半天，留我們晚飯。

晚上老區再去舞場，說假期快完，要盡量地快活。我不去了，自己先回來，路上看見非靈子占卦的招牌，想起聽人說過他占卦是有相當把握的。無聊起來，我便進去占個卦，看看今年運氣如何。

那行將就木的非靈子，抽完幾口鴉片，揩乾淨鼻涕，問了我的八字；然後站在菩薩前面，拿起一個八卦盒，把裏面一顆珠子搖了幾下，口中念念有詞。據說這是六壬算法。

一會兒，老巫把盒子拿到桌上，打開看了珠子的部位，然後在紙上縱縱橫橫的寫了許多天干地支。末了，把卜算的結果批評說：

『誠古今庚流年鴻運否泰。三傳，丁戌卯鑄印局，重審課，官星望中宮，移易門。新春主靜，破財擋災；入夏當令，有西方木星之人引導，所謀捷足先得；秋萬金，金

秋收東藏之妙。』

占卦是迷信東西，原本不足信。可是非靈子批來真有點巧妙。比如說新春破財擋災，昨晚被老區敲竹槓，花了十二塊錢開香檳，免他對月清說我的壞話，那豈不是破財擋災嗎？可惜往後三季批得未免太含糊了，入夏所謀是指什麼？秋有殺伐是怎麼樣子的殺伐？講到秋收冬藏，有點像結婚之後禁止她再去跳舞，又像做官扒得橫財儲入匯豐銀行，到底是那一樣？魚我所欲也，熊掌亦我所欲也，二者不可兼得，寧暫捨女人而先取錢矣。有了錢不愁沒有女人。可是，萬一有錢亦不能得月清，則我又寧願捨魚而取熊掌矣！

十一日

明天開學了，假期過得真快。看來天天都是玩，其實今年連影戲也沒有看過。

到銀行裏繳了學費，數目和往年大致相同，只多添了五塊錢的畢業文憑費。據說是羊皮特製，每張成本很值個錢。

照例到書店買點東西。原本，除幾部課本之外，書我是不大看的；筆紙更用不了幾何。講義筆記一向可免則免，閒信不寫，要信從簡。一瓶地球牌墨水半年用不完。不過今年既實行寫日記，墨水總得用多一點罷。

我們這輩學生，慣用鋼筆，毛筆字都丟荒了。那是不

對的，尤其是我們要走政界的，一旦成爲黨國名人，辦事行不行別人看不出，題字好壞人所共見。書法非講究不可。因此除一瓶墨水之外，我更買了一瓶墨汁和幾枝毛筆。

在書店站了半天，只買兩瓶墨汁和幾枝筆，昂藏七尺的大學生，未免有點難爲情。我本想買幾本書，可是老實說，什麼錢我都肯花，買書却一向慳嗇。好在抬頭一看，瞥見書攤的一角，掛有字條寫着：「特別廉價部，每斤大洋六角。」我便隨手檢了幾套東萊博議，秋水軒尺牘，五才子，薛仁貴征西……（其他書名記不清楚，反正不見得要買來讀。）檢了一大疊，店員把牠包起來拿去稱過，說一共兩斤半，計洋一元五角；他又叫我把發票收好，

說月底搖彩，根據發票號碼，如果中頭彩得獎一套柚木傢俬，第五十獎亦可得一張美女月份牌哩。

十二日

結了小旅舍的賬，叫一部汽車，和老區同回學校去。開學時節的學校，自然熱鬧得很。不過我讀了十多年書，開學的熱鬧已經見慣，引不起什麼高興。

碰見校長，叫我幫忙招待新生。

提起招待新生，又想起一段事情。許多年前了，那時我家還在上海，進高中一年的秋季，開學的時候，姊姊送我回校。

在校門遇見國雄，站在那裏招待新生。我一向和他頗

要好的，他便當我是新生一般招待，替我把一個衣箱拿到宿舍房間。我那時不懂什麼介紹，也忘記怎樣的他和姊姊談起來。臨走的時候，只聽見姊姊對他說：『舍弟少不經事，多勞先生照顧照顧。』

往後，國雄像奉了聖旨一般照顧着我。吃的玩的東西不住的添送，要什麼有什麼。星期六他常常送我回家，不上半年，家裏由父母到娘姨都熟了他。媽媽偶然說國雄這孩子倒英偉，姊姊聽了紅着臉不出聲。再後，每星期六回家，國雄和姊姊出街去，剩我一人在家裏悶不過。於是我有點恨他，只是，一來無可奈何，二來他在學校待我那麼好，我也該樂得做做走狗。雖然情形未至於狡兔盡走狗烹

；可是狡兔已給獵人抱去，我這匹走狗是用不着的了。

現在，國雄在天津做生意，姊姊替他生了兩個孩子。去年暑假他們叫我上去玩，在他們家裏住了個多月，看來他們的日子倒很快活。記得有一次晚飯的時候，姊姊問我什麼時候請吃喜酒。我說沒有頭緒。國雄笑着叫我學着他從前的手段。姊姊聽了，用筷子打他的臉。姊姊這個人，已經做母親了，依然和從前一般淘氣。

我想，國雄的手段很值得倣效，無奈月清沒有弟弟，叫我英雄無用武之地。

如果我多幾個姊妹，又可以繼續受人巴結，或者我更乘機敲敲竹槓，未嘗不是一件樂事。無奈我只有一個姊姊。

，而妹妹一個都沒有。

現在，我想找一個受我巴結的人而不可得，同時又沒有人再巴結我，於是，我感覺生命是沒趣的。

十三日

開學禮舉行了，明天才正式上課。

錫強來，說考試不及格，只列入備取，央我替他設設法，看他焦急的神情，也可憐。

入學試的主考，是很熟的。我便去見他。他把錫強的試卷給我看。算術英文都可以，作文却太妙了。

作文題是「華盛頓拿破侖威廉第二論」。錫強文中寫着說：「嗚呼，政治人材之難得也！必須有威嚴然後得人

敬畏，廉潔然後得人愛戴。威廉兼備，方稱一流人物。惜夫華盛頓廉而不威，拿破侖威而不廉，此兩人者，第二流人物耳……」

十四日

早已經說過，造謠生事搬是非的新聞記者，是討厭的。然而在我課程中，却選了兩個鐘頭的新聞學概論，無他，皆因月清是新聞學系的，這樣一來，每個禮拜至少有兩個鐘頭會聚。今朝上課見面時，大家談了一回假期生活。她比去年胖了些。

她的坐位在我前面，一束大有研究價值的頭髮，擺在我的眼前。我想，中國政局，真像月清頭髮的變幻無常。

記得去年秋天，由 Boy Cut 變爲香菰式；忽而捲起波紋，掩住右耳而露出左耳，形成不整齊之美，左邊鬢尾在頰旁屈成一個小鈎形，線條和耳朵的輪廓調和。忽而兩耳露出，鬢尾在腦後撥成兩匹，用夾子挾開。現在，大概有相當長度了，髮尾在頸後捲成似髻非髻，比從前用夾子挾開好看得多。明天又有什麼變動，可就無從預測了。那豈不是活像中國的政局嗎？通常說女子剪髮省却梳裝麻煩，照現在看來，殊不見得省工夫，而且剪燙修理，更不經濟。從前，梳辮梳下來的脫髮，可以換火柴，現在連這廢物利用的方法都沒有了。雖然，絲襪偶然有些破裂，可以臨時拔一根頭髮穿縫着。

講到絲襪，真虧她們受罪，這麼冷的天氣，還是穿着那穿了等于不穿的絲襪，而且當風露着，要俏不要命。

我也不用假道學的譏笑女子顧弄頭髮消磨光陰，其實像我現在的評頭品足，根本就是一件無聊的事。雖然，不爲無益之事，怎了有涯之生！

十五日

下午沒有功課。開學不久工夫也閒着。少漢邀我和老區到他家裏又麻雀。原本我和老區都已立志拒賭，照理不該答應。可是，一個人做事要有變通，尤其是學政治的，不宜板滯。賭原是不好的，可是我們又麻雀並不在乎賭錢，不過逢場作戲，志在聯絡感情而已。

十七日

老區的綽號是區品器，別字鱷鱉。這綽號的確名符其實，口多，整天說話不停嘴。今晚爲了一雙襪子，又滔滔不絕的說了一大堆話來。

起初他問我，世上什麼東西最深。我明知道我又來談天說地，誰有閒心替他猜，我便叫他自己說出來。

他拿起剛脫下來的破襪，說道，『洋海有底，此襪無底。』那雙襪子破得太厲害，真的破到不見底了。

我正在趕寫明天的課卷，沒有空閒再答他。只聽見他嘆了一口氣說：『襪破無人補，老毛，我們還是快點娶老婆罷。』

我依然沒有睬他。

他又自言自語說：『五角大洋一雙的襪子，穿不夠一禮拜就破了。』接着，他忽然哼起粵曲唱着：『……難忍珠……：：：：：淚，觀襪……：：：：：呀……：：：：：思銀！』（觀物思人）。

給他鬧昏了，簡直不能寫卷。我發氣的喝過去：『老區，區品器，少嚷兩句好不好，再鬧我就根你動武了！』他哈哈的大笑一回：『老毛，我和你幾十年老朋友，唱兩句歌兒也要動武嗎？』

老區這個人，真沒有他的辦法。

十八日

今天剃鬚子。

講起鬍子，又是一段歷史。

去年有一個時期，我慣用烟斗。老區說我銜起烟斗很神氣，只可惜少兩撇鬍子。我想鬚眉男子，鬍子確有留長之必要。

起初的一個禮拜，鬍子果然每天覺得有增長。可是一禮拜之後，彷彿毫無進展。生髮油和白蘭地都搽過，兩撇鬍子總算留成了。

事非經過不知難，鬍子留起來不像理想這麼容易，簡直有點叫人失望。短不要緊，可是長得太疏了。

對鏡細看時，只見那寥寥可數的鬍子，簡直像籃球比賽的人數——每邊五支——極其量也不過像足球隊員，每

邊十一支罷。

還有一樣不如意事，幾根較爲可觀的鬍子，都長近唇角，鼻孔對下的部位反而空着。這種格式的鬍子是不緊張的，而且帶有多少滑稽而腐敗的神氣。日本人我什麼也不佩服，只佩服他們的鬍子，鼻孔對下的部位長得最濃，多麼夠威風。

我想，日本所以強，皆因他們男人的鬍子長得中正。

（什麼理由我倒說不出，不過我以為如此罷了。）

女子眼眉可以畫，（甚至完全剃掉從新畫過假的），那我們的鬍子不夠濃厚，未嘗不可用點人工的補救。自從我發明用火柴頭燃過後的炭尖做筆，輕輕畫幾下，疏淡的

鬍子有了幫補，居然生色不少。到這田地，我留鬍子的一件事，算是成功了。

我每次用火柴修飾鬍子，老區看見總是笑，並且叫我做「回教鼻祖」。我莫名其妙。今朝他又叫我回教鼻祖，我便質問他。

他答道：「回教鼻祖是謨罕默德，這名字的讀音，在我們廣東話是和「毛罕墨得」相同。現在你的鬍子太少，用墨補足，不是「毛罕墨得」是什麼？」

我幾乎給他氣煞，如果我真是左手持經右手執劍的謨罕默德，就算不用劍劈過去，也得把那本可蘭經當磚頭朝他腦袋一擲。

就是廣東話，也太沒有道理，爲什麼「謨」字和「毛」字可以同音的呢？這我還不大相信，恐怕老區故意造謠，無理取鬧。

莫欺我不懂廣東話，多少我總曉得一點。比如：邊處
那裏。乜嘢——什麼。骨子——精緻。豆泥——蟹腳。
這些我都曉得，却未聽人說過「毛」——「謨」。

老區這個人，和廣東話，同是豈有此理！

我想，這兩撇鬚子招惹是非，修飾起來又麻煩。而且，現在戒了煙，烟斗既不咬，則鬚子沒有存在之必要。因此，今天把三個月來苦心培植的鬚子，一刀剃光！

十九日

下雨，冷得很。

黃教授叫我們看的「蘇俄近況」，今天總算看完了；至於每人要作一篇批評，我還未動筆。這篇論文自然是反共的，所差者理由還未搜集豐富，非抄參考書不可。倘若不抄參考書，我的反共論文一句話便說完：「我反對共產，因為我父親有田。」

爲了要痛罵赤黨，想起從前在某小報上看過。一篇蘇俄遊記，最有精彩的一段，是描寫他們男女的淫蕩生活，寫得有聲有色，末後加按語說：「這樣廉恥盡喪，爲挽救中國道德免於淪亡，非剷滅共黨不可。」

如果書局編輯是聰明人，大可以把那部禁止發賣的性

史改編爲「蘇俄男女罪惡史」，內容不必怎樣改變，只將那些男女姓名改爲什麼「諾夫」，「斯基」；卷首序文痛斥淫蕩，提倡貞節。這樣一來，誰也愛讀；而且因爲指摘罪惡闡揚道德，大概可免被禁吧？

二十日

去年校際籃球比賽，今天才發獎。

我是錦標隊的隊長，在鼓掌聲中出去領受一座大銀瓶，回到學校，被一羣同學擁起，用肩膀把我扛着走。在那歡呼的人叢中，我看見月清。

許多人的歡呼我倒不大注意，惟有月清的笑容，在我看來，比那亮晶晶的銀瓶更爲燦爛。

晚上祝捷會中，校長演說，獎勵我們熱心體育，鍛練健全國民的資格，爲救國之本。但我憑良心說，我吃力賽球，無非想出風頭——再講明白些，無非想女人注意，至於同隊各人的目的如何，我可不得而知。

文學家，畫家，音樂家，也許是爲藝術而藝術。教育家，也許是爲人羣謀幸福。至於我打球，老實說，並未想到什麼體育救國。而且將來出社會做事，亦無非爲女人。

雖然直接是爲錢，可是錢要來做什麼，如果沒有女人？

雄雞一鳴，天下震動。人對於雞啼讚爲那麼大事，其實雄雞之啼，不過求悅於異性而已。

廿一日

讀書讀了十多年，大學也快念完了，學校是不能一世等下去的；提起前途，一點把握也沒有。爲了這問題，昨晚想到半夜。

原來，我是不用擔憂的，靠着父親的世交在機關裏找個職位，那是便當的事。就萬一找不着職位，父親剩下來錢也夠我過活。不過男子漢大丈夫，不謀自立，太沒有意思了。

我應該靠自己去做一番世界。可是怎樣做呢？

記得老區說過，他父親從前隻身飄過南洋，在鑛場做了幾年苦工，期滿得自由，後來白手興家，今日成爲一個大錫鑛主人。做人做到這地步，那才有意思。

假如我現在，書也不再念了，把手上的錢買船票，直
到新嘉坡——吉隆坡或庇能亦無不可——上岸逛幾天，自
然囊空如洗，於是找尋工作。走到一間大洋房，叩門進去
。洋房主人（自然是富翁）召見，我便陳說由上海隻身來
到此地，想找工作謀生。那富翁猶疑一會，彷彿對我表同
情，同時又怕我靠不住。終於對我說：『現在我這裏沒有
什麼好工給你做，如果你真要謀生，不嫌粗細，就替我打
掃後花園罷。』

我謙謹地回答：『蒙老先生照顧，感謝得很。』
往後，我的工作便是淋花剪草，鬱鬱不得志。

一日，正在後花園打掃樹葉，瞥見小姐——富翁的女

兒——失足跌落水池中，大呼救命。我當然馬上跳下去把她救起，扶她回到屋裏去。富翁夫婦說多得我，我說那是本份。小姐驚定後，也對我道謝。可是她自小在外國學堂讀書，不會講中國話，只得用英語說：“Thank you, boy”

我自然地回答：“That's all right, don't mention it.”

富翁在旁聽聞，大為驚奇地說：“原來你也懂英文的嗎？”

『是的，』我趁勢講自己的來歷，『我原是上海某大學的學生，因為決心自立，所以冒險遠來謀生。』

『大才小用，看不出你的志氣，老人家真糊塗，』富翁責備自己，接着又對我說：“『現在我的樹膠廠正缺一

監督，這個職務請你幫幫忙。」

往後幾年，我盡力替富翁管理工廠，營業蒸蒸日上。富翁年老，臨終遺囑裏說，因為沒有兒子，全部遺產交給女婿。他的女婿，不用說，就是我。

以上一段，是我昨晚為前途打算而想出的。仔細再想想，自己有三點不滿意。一則南洋華僑多是廣東和福建人，我江蘇人跑過去，連說話也不通，發展的希望是極微的。二來落難公子遇小姐，這是舊小說裏的情節，身為現代有為新青年，頭腦依然陳腐，豈不慚愧！三來承受岳父的遺產，也不能算是徹底的自立，而且封建思想，更為時代落伍。因此，南洋我決計不去，還是另尋發展的方法。

從前聽人說過，東三省荒地很多，正待肯冒險的人去開墾。地美價廉，甚至每畝只賣銅元三枚。

還是到東北開墾去。比如現在拿了二三百塊錢，除旅費之外，剩多少都買地，儘可以買得一座大山。到那時，像魯濱孫飄流荒島一般，我一個人住在荒山野嶺。先在山脚搭一間木屋，然後從事種樹，希望將來造成森林，富豪皆由自己手創。至於日間生活雖然枯燥，打打獵，寫寫日記，日子總得好過。

某晚，我正在樹下燒獐肉弄晚餐，忽聞女子呻吟啜泣，悽惋之音，胡爲乎來哉？仔細追尋，見一女郎跌伏地上。竊思荒闕郊野，那裏來的女子，難道狐仙不成。不管是

什麼，壯胆上前細看，嚶唷，原來那女郎就是月清，於是忙把她抱進木屋裏，用清水洗淨她手足上多少傷口。她漸漸也就清醒過來了。她不認得我，因為我頭髮和鬚鬚都很長。我却認得她，可是心裏依然詫異。於是問她說：『月清，你怎的會到這裏來？』

『你怎知我的名字？你是誰？這是什麼地方？』月清很驚異地反問。

『我是你的舊同學，你忘記了嗎？』

『啊！原來是你，兩年多不見，原來你在這裏開墾種植。』她很快活地坐起來，接若答我所問，『你一定猜不着我爲什麼到這裏。讓我告訴你罷。我的父親四五年前買

了一座山，就離這裏不遠，一向交給幾個工人看管，到現在樹木稍爲長大，我要求父母趁避暑來游覽，終於前天到來。今天我騎馬出來逛，迷了路，看見天色快暗，心裏着急，把馬趕得太快，一不當心跌下來，於是得遇見你，真是天緣了。」

說來真是天緣，事情真是出人意外。當下我打算送她回去，可是天色已黑，是豺狼出隊的時候，山林萬不能走過。明知她父母掛心，可也沒有辦法。而且看她餓饑得很，只好吃過晚餐再說。我的木屋，自落成以來第一次有客人光臨；那頓晚餐，從來未有那麼滋味。

晚飯後，在油燈之下，談了許多學校時代的往事，我

也說了來這裏的經過。

她的眼睛含着淚，露出一種未見過那麼莊重的神情，說：『我現在才認得你。從前，在學校的時候，見你天天愛玩，又麻雀，看影戲，我以為你也和其他富家子弟一般沒有志氣，所以我敷衍你，和敷衍他們一樣。現在我知道看錯，你能寬恕我嗎？』

我真想不出什麼說話來答他，從前我見她跳舞交際，何嘗不是把她當作普通的摩登女子，我又何嘗不應該請她寬恕。在彼此懷抱中的我們，終於沒有第二句話說。

第二天早上，我送她回到對面山腰的木屋。她母親哭腫了眼皮，見她回來歡喜得非同小可。她父也慷慨地從腰

袋裏掏出幾張鈔票要賞給我，我却還便辭出。她說要再來找我。

下午月清果然到我木屋，說事情已告訴父母了。

我忙向她怎麼樣。

『起初父親大罵我賤骨頭，要我馬上跟他回上海。我說無論如何我已決定心意。母親意思木已成舟，米已成飯，勸父親不要一味反對。父親還嫌門戶不對，說你一個荒山樵夫，那配娶世家小姐。後來我說出你的家世，他才不反對，而且答應了。』月清把事情報告完，叫我送她回去。和她的父母見面自然與上次不同了。

他父親叫我把山林交給工人看管，明天一同回上海去。

。我說有始有終，現在不放心丟下，目前決計不離山林。月清呢，見我不去她也不去了。她母親雖捨不得，也無法勉強。

數日後，月清父母動身離山，乘馬車去趁火車，我們送了一程，在山邊告別。我請他們每年夏天來避暑，而且和我的父母一同來。

我和月清站在山邊，目送馬車遠去。

『月清，你爲什麼不回上海去？』我固意這樣說，『上海跳舞會裏許多爺們等着你哩。』

『好，我就去給你看！』淘氣的月清朝着馬車的方向走。

我追前去，趕到她躺在草坡，才把她捉住。她喘着氣叫我放鬆，說：『傻孩子，你以為我真的去嗎！你相信我捨得離開你嗎？』從她美麗的嘴唇，接續吐出溫柔到幾乎聽不見的細語：『我願常常伴着你，永遠不離開你。』

廿二日

在課堂上見月清，心裏有點難爲情，彷彿昨晚一段幻想給她知道似的。真是庸人自擾。

由課堂出來，和她在校園踱了幾個圈子。她問我畢業論文作什麼題目，我說還未決定。她又問爲什麼許久不見我吸煙。這一問，實在使我高興。

廿三日

籃球隊練習，預備下月出賽。

我們隊中雖沒有特出的能手，幸而以均勻取勝。每人對於投籃都有相當把握，不過遞球尙欠敏捷，須得在這方面用點功。卽如傳遞時視線卽速移向別處，聲東擊西，使敵方不易摸捉。此外利用球場地板平滑，執球卽作溜冰式的前進，都要熟練才成。

取勝的方法不一而足，總之隨機應變。好比又麻雀，應做牌就做牌，應趕和就趕和。上半場如果輸了，下半場要拼命進攻；如果贏了，就以保守爲上着。卽如打到北風圈，如果贏定了，手上白板紅中就不要隨便放。

廿四日

和老區去看影戲，演的是一對西班牙情人私奔。做戲終歸是做戲，世上那有這麼便當的事？如果真的在月夜窗下彈彈洋琵琶，就可以叫人家小姐跟你走，那麼，第二世投胎也不妨投到西班牙。

看外國影戲，總覺得洋鬼子處處有野蠻的劣根性，不像中國的謙厚禮讓。自然如我們在課室早有討論過，國民性之成立與歷史地理的背景關係至切。不過，我以為國民性與食物大有關係：中國人愛吃豬肉，脾氣就像豬一般馴善；日本人愛吃魚，攢動的靈活就像魚；西洋人愛吃牛——牛扒，牛奶，牛油——結果不但身上一股氣味，連性格也有點像牛。

就如那齣影戲的情節罷，一個固執的父親要女兒嫁給一個紳士，而女兒却愛上一個鬥牛師。

這種情景是常有的，如果他們是中國人，極其量那小姐憂鬱病死；如果日本人，大概一同跑到華瀧巖或須磨海邊跳下去自殺；現在演的是西班牙人，自然私奔了。

野蠻這名辭雖然不好，可是有爽快的好處。看那影戲，小姐臨出嫁的晚上，那鬥牛師到他窗下，小姐躊躇焦急地站在樓廊聽他彈絃琴唱歌。歌詞是西班牙文，我聽不懂，不過我猜度他唱的是：

我愛你，你真好；

你肯不肯跟我跑？

肯就馬上去，

不肯就拉倒！

講到影戲歌曲，近來流行得很。可是說也慚愧，我只會唱「玉堂春」，「霸王別姬」等京調，西洋曲一支都不會。有時聽老區唱得高興，未嘗不想學學，可惜那些樂譜沒有繙出「工尺」，而黑白老鼠跳欄干似的五線譜，我一點也不懂。

從影戲院出來，老區到音樂店把劇中所唱的歌譜買了。那賣歌曲的西洋女子，很會招生意，笑迷迷地問老區說：

“What do you want, Sir?”

老區想一想，說：

“Let me call you sweetheart.”

“All right.”女店員一邊找一邊說“and what else?”

“And, just A Little Kiss.”

“Sorry, just all sold.”

廿四日

愈想愈覺自己無用。不會唱歌，不會跳舞，而心裏又不能忘記女子。難怪老區說我「無胆匪類」。

去年運動會後，翠玉連給我三封很纏綿的信，我不敢覆，爲的怕月清因此和我疏遠。不料後來翠玉在她面前詆譏我驕傲，說了許多壞話。這是月清親口對我說的，

當時我本該趁勢把心裏的話對她說個明白，無奈我又不夠勇氣，把機會錯過了。

時日無多，幾個月後就要畢業。在這幾個月內，如果大家還未有明白的表示，離校後那還有希望？俗語說得好：「第一便，第二先，第三牛皮臉，第四本領，第五錢。」現在還算是近便，將來各散東西，就算有錢也是無濟於事的。現在月清若即若離的態度，說不定和我有同樣的苦衷。

無論爲自己或爲她設想，我都非有切實表示不可。因此，決定以西班牙鬥牛師的態度，而用翠玉的方式——寫封信給月清。那封信，決計用開門見山法，一筆到題：告

訴月清，我愛她，問她愛我不。

廿七

循環報應，真是來得靈驗。我從前不覆翠玉的信，現在等了幾天，也不見月清的回音。心裏實在不好過。

想來慚愧得很，讀書讀了十多年，學問不懂，連女人也不懂。父親啊，你的兒子在上海規規矩矩，並沒有花天酒地；可是他低能而沒志氣，比花天酒地更爲糟糕！

翻閱一個月來的日記，天天寫着的都是一些言不及義的廢話；一輩子胡調，無聊，不正經。

近來實在悲觀得很。讀書爲的是什麼，自問糊裏糊塗。倘若別人亦和我一樣，大學教育的收效不過如是，大學

開來做什麼！

學生時代消耗而無生產，固然是蛀米虫；就是畢業成才，也不見得有益於社會。像我這樣的一個大學生，真是早死早着！

三十日

畢竟，世界是有希望的。

剛才接到月清的覆信，她說：

「……你的意思我很明白，而且早已明白了。我把這事情細想過，我有許多話想對你說，實在不是幾個簡單的字所能寫盡。明天星期六，我們同到法國公園去罷。明天下午一點鐘，我在宿舍會客室裏等你……」

月清這個人，始終是猜不透的。既然早知我的意思，爲什麼還要幾天細想？答覆成就成，不成就不成，怎的寫不盡？她彷彿打算婉言推却；然而若要推却，又何必約我去密談？

無論如何，明天見面再說。

這是一件畢生大事，好歹明天有個解決，省得一塊石頭似的掛在心裏。

世界上有許多無用的人，爲了另一個人的緣故，變成有用。月清啊，我這一世人有用無用，都因你而定。將來我可以在社會做一番事業，或者墮落到在路邊掃樹葉，因你而定。將來我可以做總統，或者一世做飯桶，都因你而

——書 叢 角 ——

定！

小
說

19

版再日一月五年二廿

司公刷印書圖友良海上